

■ 拼手速

采访进行中,江旭亮的手机一刻都没有停过。数十个微信群内不时跳出各种信息,他需要及时回复、比对各种可疑线索。一切都是为了在电信诈骗完成闭环之前预判并主动出击,这是及时止损的关键。

“十年前,反诈工作完全不是这样,我们几乎只能等着被害人上门报警,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诈骗完成之时。”十年前,江旭亮还是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一家派出所的治安窗口民警,反诈并非他的主职,但常在窗口接待中遇到被骗群众。有两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。

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,女儿在海外生活,准备接他出国养老。老人卖掉了房子,试图通过一些“特殊渠道”把卖房款汇出国,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。不久后,老人接到了骗子冒充“公检法”打来的电话,告诉他涉嫌“洗钱”,要他配合调查。

这个套路其实并不新鲜,但却精准地击中了老人心中的“死穴”:因为心里有鬼,老人没有丝毫怀疑就相信了骗局,主动配合所谓“调查”。在骗子的操控下,他在宾馆住了一个月,其间陆续向所谓“安全账户”转账600万元,直到身无分文,只能借宿在奉贤一位朋友家。诈骗团伙此时还在欺骗他去借钱,朋友发现端倪后拉着他到派出所报了警,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一辈子的积蓄化为乌有,老人离开时落寞的身影让江旭亮内心很是难受,心里想着一定不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不久之后,在派出所综合窗口值班的他又接到指挥室的电话:有一居民遭遇电信诈骗,向陌生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。当时,“反诈大数据平台”还没有建立,劝阻手段没有现在完备,反诈止付完全就是和电诈团伙比拼“手速”。

在尚未建立警银联动、跨区协作机制的情况下,江旭亮急中生智,在获知涉诈银行账户后,马上登录并故意多次输错密码,造成账户被锁定,争取了宝贵的周旋时间。

但账户持有者并不是骗子本人,挽损追赃又出现了难题,通晓法律知识的江旭亮想到了借助律师向对方起诉“不当得利”,最终成功挽回了被害人的损失。但个中繁琐让江旭亮陷入思考:如何更快、更好,帮更多老百姓守护好钱袋子?

■ 无人机空战

2020年,因为在反诈领域突出的天赋与表现,江旭亮被调入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,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。

和十年前相比最大区别就是,现在的反诈民警再也不会坐等案件发生,而是依托“反诈大数据平台”等“武器”,在电信诈骗苗头刚出现时就果断介入阻断骗局。以前那种有力使不出的无奈,已经成为过去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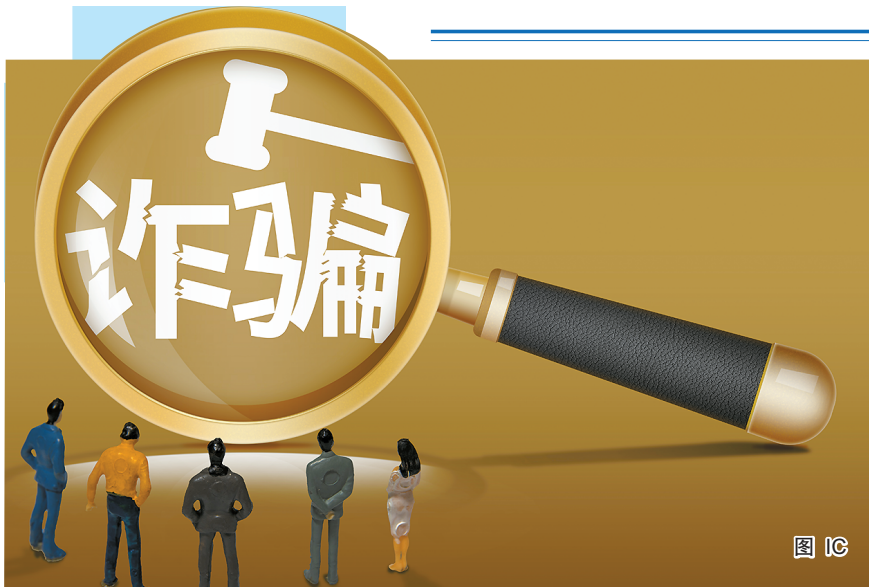
即便如此,与电信诈骗的这场“战争”形势依旧严峻。面对越来越严密的防范体系,电信诈骗的手段也一直在不断升级,变得越来越狡猾隐蔽,特别是在各种新技术的加持下,攻防战的焦点逐渐从“拼手速”向“拼技术”转变。

当AI变声变脸被大量运用到电信诈骗中,为受害者“量身定制”的骗局越来越多。“如果你没有被骗到,只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专门为你定制的骗局。”这是江旭亮经常在反诈宣传中所说的一句话。一个令反诈民警都深感震惊的案例是,去年香港一家公司的财务被所谓“总公司CEO”拉入一个视频会议要求转账,其实所有参会者从声音到外貌都是通过技术深度伪造的,最后该公司被骗人民币上亿元。

与之相对应,警方也正在酝酿在反诈中使用AI技术,如奉贤公安正计划通过AI语音电话对群众进行问卷调查,通过回答来分析受访者可能成为哪一类诈骗的高危人群,从而更有效率地开展反诈预防和预警工作。

除了AI技术,无人机也被运用到了反诈攻防战中。在电信诈骗活动中,骗局通常都是由境外的犯罪团伙遥控指挥的,一旦受害者上当,就会有被称为“水房”的境内黑灰产介入,设法把被骗资金转移出境。

由于线上转账渠道被各方严防死守,犯罪分子更倾向用线下渠道将钱运走。有用无人机把现金悬吊运走的,也有通过无人机遥控指挥、进行反侦查活动的。让江旭亮津津乐道的是,一次警方在布控时发现犯罪团伙正使用无人机侦查现场,马上用警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将



本报记者 李一能

江旭亮至今都还记得,2016年他在派出所接待一位被骗老人时的场景。

当警方从银行拉出明细,发现被骗的600多万元都已在境外被取走,老人瘫坐在椅子上,眼中满是绝望。这个眼神,让江旭亮心里堵了近十年。

也正是因为这件事,江旭亮后来成了一名专职反诈民警。如今,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反诈民警中,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:“单王”。仅2024年,他和同事就通过联动劝阻拦截可疑被骗资金2980余万元,返还被害人1100余万元。

从最初和诈骗集团“拼手速”,到现在运用高科技“拼技术”;从挽回损失到防患于未然,江旭亮见证了中国公安反诈工作近十年来的迭代进化,践行着“天下无诈”的使命与初心。

反诈单王



▲ 除了AI技术,无人机也被运用到了反诈攻防战中

江旭亮(右)正在开展反诈宣传



其击落,上演了连战场上都极为罕见的“无人机空战”。

■ 破N种套路

每当江旭亮在宣传中分享这些案例,听众一般都会惊讶地张大嘴巴,这正是他所希望达到的效果。

在江旭亮看来,反诈宣传做得再多也不够,因为有些人就是特别容易上当受骗。去年9月,居住于江海派出所辖区的赵女士被境外诈骗分子深度洗脑,坚信网上“投资大师”所谓的股票投资项目,欲将名下20万元转给骗子。当时,江旭亮第三次上门劝阻,令他哭笑不得的是,这次被投资的20万元,就是他先

用“蚂蚁搬家”的方式转移现金的情况也不时出现。

去年江旭亮曾接手过一个案件:奉贤区一位经济条件优越的单身女性在网上遭遇“杀猪盘”,被骗数百万元。警方调用监控后发现,“水房”雇佣了一群骑手,到她家接力取钱,络绎不绝。每装满一个双肩包,就迅速将现金转移出上海,再通过虚拟货币方式将钱转移至境外。

这些“水房”招募的骑手,大多都是通过境外软件接单,基本都知道是在为电诈产业链服务。每搬运10万元涉诈资金,他们能拿到佣金1000元。有人为了这些钱铤而走险锒铛入狱,也有人“黑吃黑”,试图独吞赃款,最后也被警方抓获。

随着警方加大打击力度,骑手越来越难招募。千是一种最新的诈骗手段又出现了:诈骗团伙设计了“双重套路”,一头骗受害者,另一头再专门骗一个“工具人”转移赃款,诈骗分子则全程在境外遥控。

不久前,奉贤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:一位老人说自己表妹打过来5万块钱,准备要取出来,这位老人是奉贤泰日镇村民,而所谓“表妹”却是四川人,和老人八字打不着,银行工作人员敏锐地发现这一异地跨行转账存在蹊跷,于是报警联系了江旭亮,一查发现果然有问题。

面对警方的询问,老人支支吾吾吐露实情,原来他接到一个电话,邀请他参加一个“扶贫行动”,方式就是通过他的账户转移现金,刷到一定流水之后可以领取所谓“扶贫款”,老人欣然答应,不料却成为电信诈骗的“工具人”。民警在扣下涉诈资金后,与四川泸州合江县警方联系,立即上门劝阻终止了骗局。

■ 快乐时刻

这几年的反诈工作中,江旭亮有一个深刻的感悟:面对狡猾多变的诈骗团伙,仅靠个人的力量很有限,必须群策群力,在社会层面筑起防止电信诈骗的防护网,因为制度建设远比“拼手速”更重要。而他的工作就如同巡查堤坝的护堤员,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查隐患、补漏洞。

2024年初,在没有“标准模板”可借鉴的情况下,江旭亮主动承担起各街镇反诈分中心建设的筹备工作。那一段日子,他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,一遍又一遍地前往12个街镇开展专题考察调研,意见建议搜集了满满两本笔记本。去年8月,由他指导建设的金海反诈分中心,成为全市首批、全区首家,顺利落地建成。

“AI虚拟技术让所见不一定为实,切记关闭手机Facetime视频功能,谨防被骗……”《亮仔说反诈》节目是江旭亮和同事们开辟的反诈“新阵地”。通过或诙谐幽默或引人沉思的表演,让更多人了解骗子的套路,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反诈知识,是他开设这个节目的初心。

江旭亮手机上有大大小小30余个反诈工作群,还有全区25家商业银行、200多个网站的联络群。其中包括快递站点、金店、烟酒店等,都是他通过一家家拜访、一次次宣传争取到的“反诈盟友”,有任何可疑情况,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向他汇报。

去年,一家快递站点站长给江旭亮发来信息:有一批快件很可疑,好像都是购物卡。江旭亮赶到现场发现,这一包包购物卡价值高达40万元。经调查,他很快就找到了被电信诈骗蒙蔽的被害人。如果不是这位站长多长了一个心眼,在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跨前一步,如果没有江旭亮一次又一次上门宣传,这次电信诈骗很可能就会得逞。

事后,江旭亮问这位站长,怎么会想到给他发信息,站长说,因为家里有人被骗过,所以对电信诈骗深恶痛绝,有任何线索一定会通知警方。这种想法江旭亮感同身受。虽然是一名反诈民警,但他身边也有亲友被骗,加上曾亲眼看到过许多家庭被骗到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,帮老百姓守好钱袋子,破解电诈团伙层出不穷的招数,成为他的最大目标,也是他工作最大的动力。

相比最初的无力感,如今面对电信诈骗江旭亮已有足够的自信从容应对。一次突然接到警情,一家企业被骗88万元,正当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时,江旭亮淡定地说了一句:“我已经搞定了,钱被拦住了。”那一刻,就是江旭亮内心最充实、最快乐的时刻。